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习近平主席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

从“种土地”变成“种风景”

武陵山片区：以“绝版”高颜值战胜贫困

9月13日傍晚，太阳还没落山，茶艺师李纯结束一天的工作，步行只要十分钟就回到了家。两年前，她要回家，需要从打工地广州坐11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熬到双脚都肿起来。

土家妹子李纯的家乡，是张家界市慈利县三官寺乡罗潭村。乡村旅游开发红火，吸引她从广州返乡，通过培训成为休闲旅游区禾田山谷的茶艺师。“我的很多同学也都回来了。”李纯说，乡村旅游的发展，把她回家的距离从11个小时缩短成了十分钟。

李纯的家乡罗潭村，过去是个不通路、不通水、没信号、没产业的“穷山恶水”。这两年，罗潭村发展乡村旅游，引入酒店、旅游、农业企业等投资建设了桃花源、垂钓园、禾田山谷、洞穴餐厅、瓦窑餐厅等独具特色的旅游休闲项目，通过土地入股、民居改造、就业培训等方式，将当地村民的土地、民房、劳技手工艺充分利用起来。

罗潭村村支书杜修福告诉记者，现在，罗潭村成了游客日接待量破5000人的湖南省脱贫攻坚示范村，百余村民进入企业就业，67户贫困户人人有收入、户户有产业，年人均纯收入从2140元增长至6580元，贫困发生率由31.94%降至0.88%。

37岁的罗潭村村民胡新平，人生因乡村旅游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曾罹患脑部胶质瘤，治病花光了积蓄，还债台高筑。如今，张家界市政府扶贫工作队不仅为胡新平解决了部分医疗费，还帮助他开展就业

培训，让他成了禾田山谷的水电工。“我现在一个月3000元，老婆在新开的旅游酒店做服务员，也有3000元。我还有两亩地在一些乡村旅游项目里入股分红。感觉在村里比在城里生活还滋润。”

罗潭村所在的湖南张家界，是拥有着“绝版”山水资源的旅游胜地，同时也是贫困地区，位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到2013年底贫困发生率超过20%。近年来，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在张家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引领大批贫困户、贫困村告别贫困。

在近日举办的全国乡村旅游与旅游扶贫工作推进大会上，张家界市委书记戴正贵介绍，2014年至2017年，张家界市共退出贫困村140个，累积减贫20.86万人，其中旅游扶贫脱贫8.34万人，贡献率达40%。

可喜的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张家界。发展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我国脱贫攻坚的一个重要渠道。

民俗老板杨万喜，是千万受惠者之一，也是蝶变的见证者。“我在本地聘请了12名工作人员，他们来工作都很开心！”走进他的民宿，映入眼帘的是民族风味浓厚的土家族建筑，门前的荷塘郁郁葱葱，15间客房干净整洁，山水、民俗、人文风景交相辉映。

“我从种土地变成了种风景”，这是许多像李纯、胡新平、杨万喜一样的武陵山片区百姓，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红火起来的日子让他们明白，依靠美丽，也能战胜贫困。（记者袁汝婷、阮周围）新华社长沙电

精准脱贫攻坚战 进行时



城乡孩子手拉手同成长

▲9月15日，孩子们在西安曲江一小教学楼内玩游戏互动。当日，由西安曲江新区扶贫办主办的“手拉手交朋友”活动在曲江新区举行，参加活动的30多名小朋友分别来自西安曲江一小，以及陕西周至县楼观镇6个村的部分贫困家庭。小朋友们通过参观、结对子等互动活动，互相启发，共同成长。新华社记者邵瑞摄

建档立卡户宋素芳 当上了“车间主任”

“姐妹们，咱们的活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啊！”一大早，宋素芳就招呼左邻右舍的大姑娘、小媳妇忙活起来，给企业加工服装。举手投足间都透着自信和从容，俨然一个车间主任。

宋素芳是河北省临城县鸭鸽营乡梁村村民。两年前，宋素芳可没有这样的自信和从容。临城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727户4156人，宋素芳便是其中之一。

父母长期用药，丈夫患过脑梗干不了重活，两个儿子还在上学，生活的重担全压在宋素芳一人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更压得我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来。”那两年，为了维持生计，她不得不向亲戚四邻伸手借钱，一时半会又还不上，令她愧疚难安。久而久之，见了谁她都习惯低着头。

“因病致贫加上因学致贫，宋素芳家的情况带有普遍性。”临城县扶贫办主任张喜庆介绍说，农村有许多闲散的妇女劳动力，承担着照顾老人、孩子和各种家务的责任，到外地打工就照顾不到家里。与此同时，河北临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却面临着招工难。

2017年，临城永泰服装有限公司按照县里的统一安排开始在全县布点微工厂建设。在布点时，他们将劳动力密集和贫困户集中两个因素综合考虑。

宋素芳所在的微工厂有40多人在这打工。宋素芳说，现在每个月能挣2000多元，由于技术娴熟、做工精细，她很快成了组长，家里欠的债也还清了。

如今，走在村里，宋素芳再也不用低着头了。“乡亲们都说我越活越年轻了。”

据了解，目前，临城县有各类扶贫微工厂110多家，吸纳3000多贫困户就业脱贫。（记者杨知润）据新华社石家庄电

山东滨州“讨饭村” 做大了扶贫“蛋糕”

初秋的一场细雨过后，晴空万里。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利国乡吴庙村养殖小区内，一排排深蓝色的光伏面板在艳阳下熠熠闪光，棚内一头头渤海黑牛、鲁西黄牛皮毛光亮、膘肥体壮，刚出生不久的小牛犊追逐嬉戏，向生人卖萌……

“每跳1个数，就是一元钱！”老支书韩玉忠眼瞅着手机客户端上变化的光伏发电量，眼睛笑成了一条缝，扳指一算：今年繁殖的15头小牛犊，按照现在每头8000元的市场价能收入12万元，每个入股户就能收入1万元，再加上光伏的收益分成，每户收入在15000元以上，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吴庙村位于黄河尾间之地，土地贫瘠，丰水则涝，枯水则旱，群众看天吃饭，是出了名的“讨饭村”和“光棍村”。脱贫之路怎么走？是吴庙村的难题，也是利国乡面临的难题。利国乡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83户，贫困人口859人，贫困发生率8.24%，因病因残致贫和“三无户”（无资金、无技术、无劳动能力）各占“半壁江山”。

“脱贫不能干、没技术不会干、有风险不敢干。上级拨付的扶贫政策资金，如果分摊到每个贫困户和发展扶贫产业项目，只能是杯水车薪。”脱贫攻坚必须告别“撒芝麻盐”“大水漫灌”等方式，摆脱以往“救济式扶贫”福利式扶贫“越扶越贫”的怪圈。利国乡党委书记郭昕坦言，“要想让这‘杯羹’变成‘大蛋糕’。”

利国乡地处鲁北平原，黄河三角洲腹地，年平均日照时数2630小时，无霜期为205天，太阳能资源丰富；同时，盐碱滩涂多，适合发展畜牧养殖业。最后，利国乡瞄准了光伏发电，探索走出了一条“阳养结合、光畜互补”的脱贫攻坚之路。

利国乡统筹产业扶贫资金，激活社会企业资本，盘活村集体资产方式，变“撒芝麻盐”为“三资握拳”，整合资金2020万元，利用吴庙村养殖小区53个养殖棚顶空间，用光伏板做棚顶，建成了2.5兆瓦光伏扶贫项目。

说起“阳养结合”，吴庙村养殖户张现公来了劲头：“以前，守着盐碱滩涂，过着一说花钱就发愁的穷日子；现在，每年养殖三批羊，一批平均400只，育肥后每只收入100元，一年下来就有十二三万的收入。”张现公脸上挂满甜蜜：“多亏了党的扶贫好政策！”

“现在，养殖小区的光伏功率达到2.5兆瓦，全年发电量达到350万度，平均每天发电1万多度。”韩玉忠介绍，“为提升运维质量和效率，我们安装了35台光伏板智能清扫机器人，节省了人工清洗费用，提高发电量10%左右。”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破解村集体“空壳”难题，是精准扶贫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抓党建促脱贫的题中之意。吴庙村的“上光下养”扶贫项目，不仅确保了全乡483户贫困户年均收益3000多元，而且28个村集体收入全部达5万元以上。（李向中、李乘桦）

安徽庐江：“滴灌”式扶贫催生“脱贫之星”

新华社合肥9月15日电（记者王菲）“这几年大棚蔬菜效益不错，我流转了300多亩土地种植蔬菜，刨去成本一年能挣50万元左右。”秋日里，记者来到安徽庐江县石头镇望城村，村民左宏生正在地里侍弄种下不久的秋季蔬菜，芦蒿、韭菜、西芹、香菜……热销品种应有尽有。

今年37岁的左宏生2014年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发展设施蔬菜，如今左宏生不但自己脱贫致富，还带动村里30户贫困户脱贫，今年还评上了县里的“脱贫之星”。

左宏生的脱贫之路，与庐江县大力推动产业扶贫，创新实施分类管理，因户施策的“滴灌”式扶贫政策密不可分。结合现代农业产业提升，庐江县探索“村有主导产业、户有致富门路、人有一技之长”的稳定脱贫模式。

在村扶贫干部的支持下，2015年左宏生在本村流转30亩土地，开始试种大棚韭菜。凭着以前在蔬菜基地打工学到的技术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左宏生的蔬菜很快打开销路产出效益，2016年便顺利脱贫。

喜欢钻研的左宏生还通过微信、各种蔬菜网站琢磨蔬菜市场的产销行情，及时调整自己的蔬菜品种和上市时机。

记者了解到，为了实现稳定增收不返贫，庐江县对全县现有建档立卡已脱贫28529户（不含五保户）进行了分类管理，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打分，分别评定为脱贫后发展能力不足户（A类）、脱贫后发展能力一般户（B类）和脱贫后发展能力较强户。针对A、B、C三类家庭的实际需求，庐江县制订出不同的帮扶“菜单”，分类施策。对于A类户以“帮”为主，对于B类户以“扶”为主，对于C类户以“引”为主。

石头镇党委书记朱长武告诉记者：“按照县里对已脱贫户的分类管理政策，左宏生属于脱贫后发展能力较强的C类户，我们就结合产业扶贫政策，指导他注册新权家庭农场，重点提高他的生产经营能力。”

“县里有技术员、镇上的农机站站长经常下来对我进行技术帮扶。今年我准备选择一些市场销路好、效益高的反季节蔬菜扩大种植，村里的扶贫干部得知后，又帮我申请了扶贫资金。”

“分类管理重在因户施策精准‘滴灌’，产业扶贫则注重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和发展信心，既扶贫也要扶志。”庐江县委书记王连贵说。

通过各类园区、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和贫困群众自我调整种养结构发展产业，庐江县大力拓宽产业扶贫之路。

记者来到距离望城村不远的笏山村扶贫产业园，看到上千亩瓜蒌已果实累累。

村里人告诉记者，以前笏山村交通不便，集体经济薄弱，是典型的“空壳村”。村两委通过市场调查，利用扶贫资金带动贫困户发展瓜蒌种植，同时引进工商资本成立供销合作社，如今整个产业园已经发展到1500亩，还配套有烘干车间和炒货车间。

朱长武说：“瓜蒌子、瓜蒌皮、瓜蒌根的经济效益都不错，今年这个村集体收入预计突破20万元。”合作社理事长殷百信介绍，笏山村18户贫困户和116户普通农户以土地入股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今年有33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合作社打工，除去年底分红，人均工资性收入6000元左右。

记者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庐江县建设产业扶贫基地148个，园区、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带动贫困户数22304户。

首批扶贫搬迁户走出“塔克拉玛干沙漠肚脐”

在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三小队村民麦赛地·伊布拉音正顶着烈日忙着往皮卡车上搬着家当，他即将告别生活了33年的乡村，走出沙漠腹地，搬进90公里外的安置点。

达里雅布依乡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约240公里处，被称为“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肚脐”。这里自然条件艰苦，交通通信不便。为实现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达里雅布依乡通过牧民定居和扶贫搬迁项目，将村民分批搬迁至安置点。

达里雅布依乡党委书记贾存鹏说，今年8月初，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启动，首批10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陆续走出沙漠腹地，搬进安置点。

即将告别熟悉的生活环境，麦赛地·伊布拉音有一些不舍，但说到安置点上的新环境，他充满了希望。“安置点上的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备，我们不用花钱就能住上新建的富民安居房，距离县城也更近了，外出务工也更加方便。”

据介绍，在安置点，幼儿园、村委会等已陆续建成，并将于明年完成小学、卫生院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完成搬迁后，交通与通信条件也将大大改善，相比于现在的乡政府，安置点位于于田县城的行程将由八小时缩短至一个半小时，在方便村民出行的同时，也为外出务工提供了便利。

尽管地处沙漠深处，沿河而居的达里雅布依乡村民也享受着克里雅河的馈赠——这里红柳密布，胡杨挺拔，旅游资源丰富。因此，乡政府因地制宜，在安置点的每户富民安居房内部都预留了一间旅游接待房，为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合理推动旅游业发展和促进旅游创收打下了一定基础。

贾存鹏表示，预计明年达里雅布依乡将完成剩余110多户的搬迁工作，并在未来两年内力争在安置点周边开辟3000亩范围的饲草料基地，在解决村民牲畜养殖草料问题的同时，还可以保护克里雅河下游的生态环境和原始风貌。

（记者段敏涛）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特约刊登 碧桂园集团



扫描二维码关注“碧桂园”微信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众号

